

Queanbeyan Chinese School 昆比亚中文学校

昆比恩中文学校位于堪培拉东南的新州小城 Queanbeyan。自2009年由几位热心的华人志愿者建校以来，不求浮华名利，秉持非盈利公益的办学性质，积极在当地推广中文教育，填补了Queanbeyan当地没有中文学校的空白。为当地华人子弟及其他族裔学生学习中文，传承中华语言文化提供一个基础平台。在学校老师和志愿者的辛勤耕耘下，QCCLS已经得到当地政府、多元文化中心以及各中小学的支持与肯定。QCCLS每年都组织学生参加当地以及堪培拉的文化庆祝活动，以文化为载体积极传播和谐包容的中华文明。2016年QCCLS学生的舞蹈节目《锄禾》被选中作为2017年Queanbeyan多元文化节的和谐主题宣传图片。目前学校有3个华人子弟班和一个双语班。校长是张磊博士，校址在Queanbeyan High School。

Welcome to Queanbeyan Chinese School!
欢迎光临昆比亚中文学校!

Chinese is one of the major community languages being widely used in Australia for a while. Also it is well acknowledged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and important economic partners of Australia. Learn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not only a need for the children of Chinese background, but also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families of non-Chinese background. However there was no such school in the Queanbeyan area until February 2009. With support of the Multicultural Centre of Queanbeyan City Council, a group of enthusiastic parents of Chinese origin has established the first community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at Queanbeyan, which is serving the needs of local children who a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Chinese. The school is not for profit and a member of Association of Illawarra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The school i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both Chinese and broad Australian communities. We wish to help the children from Chinese backgrounds to maintain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culture while, to also help children of non-Chinese backgrounds to learn Chinese and understand its culture. The school is located in the Queanbeyan Multicultural Centre, near the library. It opens on school term weekends. Each session goes for 2 hours. We understand that our school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Bu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Queanbeyan Multicultural Center and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we are confident in providing high quality Chinese teaching.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enrolling your children at our school,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inquirie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Queanbeyan Community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Member of Association of Illawarra Community Language Schools Address: Corner of Surveyor Street and Agnes Avenue, Crestwood, Queanbeyan NSW 2620 Email: Qbchinese@hotmail.com

昆比亚中文学校学生作品

玛吉·史密斯

作者 / 张艾琳

英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电视、舞台女演员；54岁时得了 Graves Disease，是癌症患者，但79岁的她却至今坚持在演艺圈里存在了50多年，出演了超过50多部电影作品，20多电视作品，还获得了2项奥斯卡金像奖，5项英国电影学院奖、3项金球奖，以及3项艾美奖。她是谁？她就是：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

无论是《奥赛罗》的Desdemona，《世纪对神榜》的Thetis，《神秘花园》的Mrs. Medlock，《成为简奥斯汀》的Lady Gresham，《唐顿庄园》的Violet Crawley，还是《哈利波特》的麦格教授 (Professor McGonagall)，玛·史密斯 熟悉的面孔在世界影视圈里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玛吉老师是一直很欣赏与佩服的一位演员。我从小一直是《哈利波特》电影系列的忠实粉丝，所以也可以说我是看着玛吉老师长大的。玛吉老师有丰富的演技经验，她在《哈利波特》中扮演麦格教授这个角色给我留下来深刻的印象。当我听说玛吉老师2007年拍第五部《哈利波特》电影发生的事情时，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2007年，正在拍第五部《哈利波特》系列电影73岁的玛吉老师被查出有癌症。据英国当地媒体报道：玛姬老师患上的是乳腺癌，那时，已经做了放疗的她还是坚持的把第五部《哈利波特》电影拍完了。后来肿瘤转移后又完成了一个疗程的化疗。她的朋友形容她是“勇敢而低调，最不想别人对她的病大惊小怪”。最让我感到惊讶和感动的事情是这位73岁的女士忍受着化疗的痛苦，依然乐观地把《哈利波特》全部系列进行到底了。因为放疗后会脱发，坚强的玛吉老师是带着头套拍完最后一部《哈利波特》电影的。她接受采访时说：“我一直脱发，我没有办法只有戴假发套。那样我看起来像一只煮鸡蛋一样。。。” 玛吉老师这样认真，用心的工作态度让我为她感到无比的佩服和欣赏。

现在，《哈利波特》系列的8部电影完全拍完了，但玛吉·史密斯扮演的麦格教授会永远停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玛吉老师的付出教会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道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要害怕，勇敢地去面对。坚持就会打败困难，坚持就会得到最终的胜利。2009年，玛吉老师顺利的战胜了她的癌症，身体圆满恢复了。谁能设想，一位79岁的癌症患者竟然在影视世界存在了50多年，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识她那熟悉的面孔。

我的家

作者 / 林若倩

在这个世界里，不管是有钱人还是穷苦人，一般来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虽然我们并不能选择谁是我们的家人成员，但是家人大都是使人感到温和亲切的。有时大家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解决。当然，每一个家都有意见不一，甚至互相闹得脸红耳热。但是，也许跟血缘的关系，究竟是“一家人嘛！问题好解决。”

我家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我的公公、婆婆和阿姨也住在Queanbeyan，不过更多亲戚是住在悉尼或者在中国。我们家的亲戚朋友很多，关系很好，对我真的影响了不少。

爸爸是我们家中的主力和榜样。他是一个很勤劳和执着的人。爸爸不但给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发展想办法，还给我们一家的财政上大力的支持。爸爸也是一个很大方和有爱心的人。他很早就走出社会上工作，也关心朋友的生活。时间长了，我和弟弟也从爸爸为人处事中学到一些像勤奋和奉献精神等优良品格。

我的妈妈大概一米六高，有及肩的黑头发和一张又善良又光亮的脸。当爸爸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妈妈就待在家里照顾我和弟弟的生活，还帮助弟弟和我课外的学习，让我们提高成绩，参加一些兴趣班。妈妈是一个随和的人，喜欢散步、运动和跟朋友举行聚会，以便增添感情。有时候，我和弟弟也会跟妈妈吵架，不过之后妈妈能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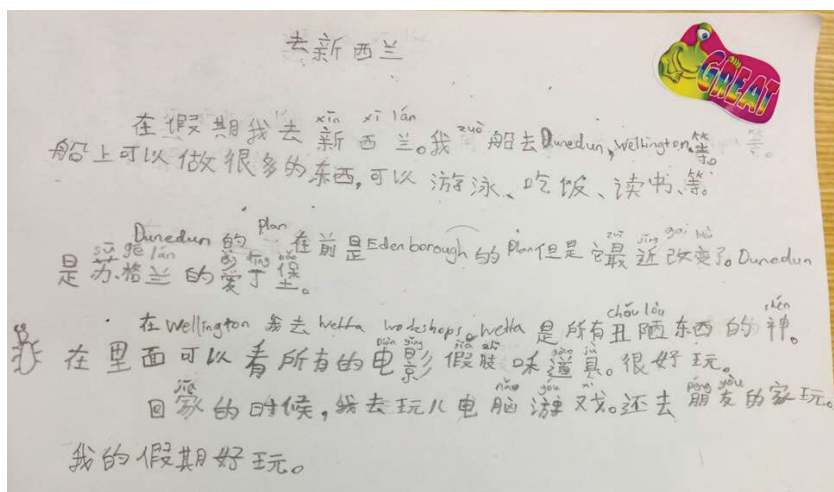
我的弟弟叫Gordon。他很精灵，喜欢乱蹦乱跳。我跟他相隔四年，也许年纪不同，想法也不同。但是，无论我们之间的问题多大，多么生气，我们还是姐弟，这是最重要的。总之，只要不是处自私自利，只要为了对方向好向上。我爱我的家，希望长大以后能有机会回报家人。



堪培拉华联社中文学校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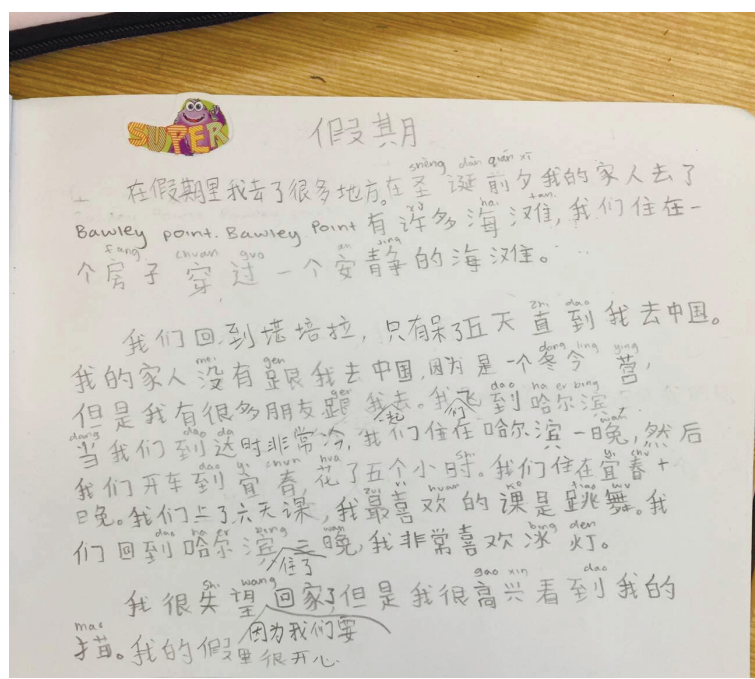
Chinese class work written by students of FCCCI Chinese School Since 1994, FCCCI Chinese School offered quality and fun Chinese classes to school aged children in ACT. It has four teaching streams including bilingual kindy and preschool classes, Chinese classes using Jinan textbook (sinc3 1994), After Mandarin teaching (since 2014) and Ma Liping classes (since 2013). The School is also running cultural classes and activities including Root Seeking camp in China throughout the year to support the Chinese learning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f interested in the programs/activities of FCCCI Chinese School, please contact admin@fcccichineseschool.act.edu.au



by Jackson, FCCCI Chinese School

I went to New Zealand on a cruise during school holiday. I visited Dunedin and Wellington.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we can do on the cruise like swimming, eating and reading. Dunedin is very similar to Edenborough in Scotland. In Wellington, I went to see the Wetta shops. Wetta is the god for all ugly characters. I saw movies, artificial limbs, props and costumes. It was a lot of fun. Upon returning home, I played computer games and went to play at friend's house. I enjoyed my holiday.



by April Lampl, FCCCI Chinese School

I went to many places during school holiday. Our family went to Bawley Point for this Christmas. There are many beaches including a quite one just across our holiday house. We went back to Canberra and only stayed for five days before I left for China. My family did not go with me as I was part of the Root Seeking Winter camp organised by our school. But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in the camp. Harbin was very cold when we arrived. We spent one night in Harbin then headed for Yinchun on a big bus for five hours. We lived in Yichun for ten nights. We had Chinese classes. But my favourite class is dancing. We went back to Harbin and stayed for another three nights. I love seeing those beautiful ice sculptures.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when it was end of the camp and time to go home. But I was glad to see my cat at home. I had a wonderful time in the holiday.

澳闲言碎语

译名漫谈

八十翁

关于美国新当选总统的译名究竟应该是特朗普还是川普，似乎有一点小小的争议。最后由新华社一锤定音，正式译为特朗普。新华社译名室主任还为此做了一个长长的说明，大意是约定俗成，专家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在译名词典里把Trump译成了特朗普，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这种译法是正确的。

但是有的网友并不买账，觉得译名室是死鸭子嘴硬，抱着几十年前的错误不改，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神。仗着是国家通讯社，强加于人。这些网友也有点道理，因为川普确实比特朗普更接近于Trump的发音。这让我想起国内英文老师曾说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翻译成尼克森更接近原名发音。

不过，译名室也并非全无理。如果要按音译，床铺比川普听起来更接近Trump。但要用此来称呼总统大人，未免有些儿戏。

严复先生提出翻译的信达雅三原则，运用到人名翻译上，我的理解是：读音接近原名谓信，听起来像中国名字谓达，而雅则要有美感。以此衡量上面的译名，最多只能说做到了信，距达雅相差甚远。

但是，要做到信达雅俱佳何其困难！能做到信就不错了，信达兼顾可算上品，再做到雅则是罕见的佳作。所以在实际翻译中，也不必拘泥于这些原则，作为交流的手段，只要能被大家接受就可以了。这也就是我觉得译名室的说法不无道理的缘故。

我们不妨以约翰这个常见的译名为例。当初刚学英文的时候，对John被翻译成约翰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两者之间一点都不象，明明念做将，怎么成了约翰呢？后来才知道，英文的John来自希伯来语圣经里的Johann，发音就是约翰。有人说，John这个英语词汇使用约翰这个译名，主要是为了容易寻根溯源，欧洲很多民族都有Johann的不同变种，英国人叫John、荷兰人叫Johan，而德国人叫Johannes，当你碰到他们三人时，你就会明白他们的名字其实是一样的。

了解了这个渊源，再以信达雅三原则来衡量，本人觉得约翰这个译名只能说勉强作到了信，反不如“雨涵”或“雨翰”甚至“玉汉”达雅。但是约翰已经广为流传，地位牢不可破。这就像电极，阴阳其实是说反了，但沿袭下来也就不要再改。

地名的翻译更是糟糕。同样是反映殖民者对故土的怀念，为什么New South Wales叫做新南威尔士，而New York叫纽约，不叫新约克？最不靠谱的翻译我看是把New Zealand叫做新西兰，半边从意，另一半从音，整了个阴阳脸，不伦不类，反不如港台同胞口中的纽西兰，丑虽丑了点，倒也能做到从一而终。

咱们索性把得罪人的事业进行到底！新西兰的翻译让我想起当年在布里斯班的时候，朋友说的对Toowoomba的称呼。那是距布里斯班120公里的一个小城，以每年春季的家庭花园展著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却被当地华人留学生叫成了两只王八，还有人说干脆称之为土王八。

这又让我想起了刚到堪培拉时与室友的一次闲聊。那次他刚从中餐馆打工回来，大概受多了厨师们污言秽语的影响，跟我说老外取名字真奇怪，居然还有叫迪克(Dick)的。一下子脑洞大开，脱口而出道，咱们唐人街迪克森(Dickson)不是可以叫做龟儿子吗？！

好了，就此打住。读者诸君都是雅人，咱就不再污人耳目了。说点正经的，悉尼南边100公里左右的Wollongong被称为卧龙岗就很好。据说Wollongong源自土著语，意为五个岛屿。岛屿就是露出水面的山岗，所以将岛屿为岗也可以说得过去，如果当地出过象诸葛孔明一样的人物那就更贴切了。也许，担任过澳大利亚联邦众议院院长的Stephen Martin博士，可以算是曾在那里卧过的一条龙吧。

往远处去，欧洲有不少译得好的地名，以本人有限的阅历，首先想到的是香榭丽舍。不光发音吻合，而且，当你走在那条大道上，目光所及都是五彩缤纷的精品名店，香车美人络绎不绝，你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徐志鸿当年把它称为香榭丽舍真的好贴切。

与此媲美的是来自清将法国小镇Fontainebleau译为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在法文中意为“美丽的泉水”，枫丹白露不禁让人遐想美泉边秋枫红、晨露白的美景。相形之下，徐志摩把此地译为“芳丹薄罗”，则显得风情更而诗意失了。

遗憾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重镇翡冷翠在现代语境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毫无文化的佛罗伦萨。据蒋勋老师在《西洋美术史》中说，翡冷翠更接近Florence的意大利语发音。并且，我觉得，那冷艳翡翠反映着的，正是城中一座座雕塑的青铜光芒，那又岂是直白的佛罗伦萨所能比拟的？

无奈何，流行语就这样粗暴。今天似乎已没有多少人知道翡冷翠了，再提起她，恐怕要闹常凯申式的笑话。

对我们这些习惯了用汉语拼音来译名的人来说，在出口转内销时也会常常遭遇尴尬。有个小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就曾经摆过乌龙。在他的大作中，中国现代史上出了个叫常凯申的大人物，但在中文历史书里却名不见经传。吃瓜群众寻思半天才解开了这个谜，原来这位仁兄把既介且石的韦氏拼音Chiang Kai-shek翻成了常凯申。不过他也不算特立独行，在这之前就曾有专家将大名鼎鼎的Mencius (孟子) 翻译成了门修斯。

笔者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困惑。当年上学时，一直把一位香港同学叫做小唐，因为他姓Tang，到快毕业时才才知道他原来姓邓。大座曾有位老板叫Chu，我们想当然地以为他姓楚，但实际上人家与大明朝皇帝是老家。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仁兄，在同一部书中将John King Fairbank误认为Fairband而译作费尔班德，将Jonathan D. Spence译为斯宾塞，却不知道这两位汉学大家有名闻遐迩的中文名字费正清和史景迁。

专家犯这样的错误当然不可原谅，但对一般人来说，把费正清和史景迁的中文名字都搞清楚，恐怕没有几个。一个原因是，这些汉学家的名字很多实际上是重新取的，这和雅有了，但与本名的信则缺了不少。比如史景迁吧，他是史学家，对司马迁充满了景仰，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但景迁与Jonathan Dermot哪里相似呢？网上有人列了一份一千多名汉学家的中外姓名对照。表中能达到信达雅俱佳的译名并不多，大都是像史景迁这样达雅致而信不足的重取名。

不过那个名单中也有些令人击节赞赏的佳作。比如费正清之名，不愧出自大家之手，不仅与John King Fairbank丝丝合缝，而且有正本清源之意，可谓信达雅俱全矣。梁思成为他取了这个名字后说，“使用这样一个汉名，你真可算是一个中国人了。”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Frederick W. Mote, 中文名字牟复礼。既有英文名的音，又有“克己复礼”之意，可算信达雅的又一典范。而欧洲汉学家蒲立本 (Edwin George Pulleyblank)，他的名字既结合了本音，又取《论语·学而篇》中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之意，也算是上乘之作。只是蒲立本三字全来自他的姓，略有不足。

有的学者更直截了当。瑞典汉学家Bernhard Karlgren取名高本汉，据说他曾对赵元任自称，我本是汉人。而哥伦比亚大学的Hans Bielenstein，中文取名毕汉思，也是同样的意思。

澳大利亚一些名人的中文名字也很不错，比如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国立大学中华研究院主任白杰明(Geremie R. Barne)，以及著名经济学家、曾任驻华大使的郎若素(Ross Garnaut)。

笔者大概算是个老派的人，对旧译本中的人名翻译情有独钟。比如傅东华先生译的《飘》，当中的人名，怎一个美字了得！Scarlett O'Hara叫郝思佳，而不是丝佳丽、奥哈拉；Rhett Butler叫白瑞德，Ashley Wilkes是卫希礼，他的妻子Melanie Hamilton Wilkes是韩媚兰。

而书名Gone with the Wind译作《飘》也是神来之笔，言简而意赅。笔者自叹不如，至多能译成《随风而逝》。不过自村比电影的译名《乱世佳人》还是有文化一点。想来电影为了卖座，才取了个有点香艳的名字。

顺便说一下电影中郝思佳的扮演者费雯丽的翻译。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知道费雯丽的英文原来是Vivien Leigh！你看看这个译名是不是很任性，干脆把名和姓颠倒了。类似的还有罗宾汉(Robin Hood)。但你能说这样的翻译不好吗？

至于风靡一时的电视剧House of Cards，译作《纸牌屋》，总觉得缺了一点意涵。窃以为名字中的House还影射着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众议院)，因为男主角是众院多数党党魁，而议院就是个勾心斗角、利益交换的牌局。

说到译名，当然不能错过外国产品的名字。相信大家也都承认，脍炙人口的译名当属可口可乐、奔驰无疑。可惜，原来的一些贴地气的译名却被改了，凌志成了雷克萨斯，佳美变成了凯美瑞。不知道丰田系的营销人员是怎么想的，难道是为了迎合部分国人的崇洋心理？

最后还是回到Trump的译名吧。他的全名是Donald John Trump，如果仿效前辈梁思成的译法，我觉得可以叫他权卓正。或者，考虑到他特立独行的非典型做派，也不妨像费雯丽、罗宾汉的译法那样任性一把，称他为董大阔。